



# 傻牙醫？



# 好牙醫！

黃文國

臺北慈濟醫院牙科醫師

文 / 廖唯晴



走出手術室，黃文國脫下口罩，牆上時鐘早已過了半夜十二點，空蕩蕩的六樓，只剩下一、兩位家屬心急如焚地等待手術結束。他是一位牙醫師，剛結束一場十個半小時的治療，長時間維持同樣姿勢的關係，一離開手術臺，腰痠背痛的感覺瞬間襲來，但他知道，至少可以睡個好覺了。

### 壞牙齒的守護神

**「哪怕他是智能不足、是一個植物人，他都是一條生命，所以我不能隨便拔掉他的牙齒。」**

黃文國在家休息了兩個假日，再度走進診間時，傳進耳裡的是熟悉的吵鬧聲。這裡是臺北慈濟醫院特殊需求牙科門診，他的工作是讓無法配合醫生的牙科患者擁有一口美麗、健康的牙齒。而來到診間的病人以身心疾患為大宗，肢體障礙次之，其他則如漸凍人、失智症、腦傷等長照患者等。

甫過而立之年的小岳就是其中一個病人，多年前一場車禍，斷送了他的研究所生涯，雖然度過危險期，但嚴重的腦損傷讓他必須倚賴輪椅、尿布和家人照顧。日子一天天過去，小岳的牙齒因為疏於照顧而蛀損，一開口，黑黑小小的牙齒，不要說進食了，連治療都是一大問題。家人帶小岳到幾間醫學中心的牙科門診，得到的回答都是：「排個時間拔牙吧，這樣的牙齒至少要拔十一到十五顆。」

「這麼年輕，怎麼能拔這麼多？」相



小岳來到特殊需求牙科門診，在家人與護理師協助下看牙。攝影／廖唯晴

當煩惱的他們抱著一絲希望來到臺北慈濟醫院，黃文國看著爸爸媽媽猶豫的神情以及在一旁「嗯嗯啊啊」無法表達的小岳，思忖：「的確都是要拔掉的牙齒，裡面已經蛀空，小岳又沒辦法照顧自己，不拔掉很可能造成感染。可是，全部拔掉，會是他想要的樣子嗎？」

黃文國告訴小岳的父母：「我們要讓小岳躺上手術臺治療，牙齒我會盡量保留，只拔幾顆沒辦法救回來的。」

「你怎麼跟別的醫師說的不一樣？」面對父母的疑問，黃文國說：「一來這樣的孩子沒有自理能力，拔牙後不適合裝假牙，二來我們受的教育就是尊重生命，對我來說，一顆顆牙齒就是一條條生命，所以只要我能救的就會盡量救。」

## 盡量不拔牙

看特殊需求牙科門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病人無法配合檢查的情況下，往往需要家人、護理師協助壓制，甚至束縛。面對無法溝通、答非所問、不能言語的患者，醫師只能以經驗和專業判斷，決定治療方式。一般而言，會在大家的協助下，先將需要治療的牙齒記錄起來，再跟家屬分析病人應接受的治療與風險。黃文國指出，如果要一次治療多顆牙齒，是沒有辦法使用鎮靜麻醉的。「特殊需求患者因為疾病與生理狀態，導致麻醉風險較一般人高出許多，海外甚至有一麻醉就休克的病例。相較之下全身麻醉較安全，醫療團隊會在病人麻醉後插管、監控所有心跳、呼吸與出血，給予完善治療。」



十個半小時的時間，補回二十五顆牙齒，只拔掉少數無法修補的壞牙。圖／臺北慈院提供

為了讓麻醉後的患者張口，要施打適量的肌肉鬆弛劑，但會導致舌頭過於放鬆，擋住視線。因此手術臺上，必須由外科助理協助撥開舌頭、護理師抽吸口水、遞送器械，麻醉師監控病人情形，透過團隊合作，讓手術順利進行，而這期間只要病人有任何狀況，都必須中止治療。若以一般人接受大臼齒的根管治療來計算，一顆牙大概要做兩到三個小時；但此類病人上了手術臺，黃文國就必須跟時間賽跑，他希望有限時間裡一次治療完所有牙齒，所以他先將病人全部的牙齒處理乾淨，判斷蛀損程度，若蛀到牙齦水平線以上，都盡力補回，若蛀到水平線下，考量到未來發炎感染的風險，就必須拔除。

小岳上了手術臺，時間一分一秒過去，麻醉師在一旁提醒著：「已經過很久了，要不要下次再繼續？」但黃文國不為所動，只是加快手上動作，說：「病人的生命跡象還很穩定，再給我一點時間。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有第二次機會，這些腦傷的病人，這次過得了麻醉評估，下次就不一定了。」

十個半小時的時間，黃文國一共為小岳補回二十五顆牙齒，只拔掉五顆無法修補的壞牙。走出夜半的醫院，心裡的大石頭終於放了下來，之後，在家人認真照顧下，小岳的牙齒再也沒壞過。

## 治了牙，連說話都聽得懂了

「這樣的結果，是你們希望的嗎？」

阿宏在特殊需求牙科門診洗牙了快十

年，雖然智能不足、走路不穩，但四十多歲的他身材卻相當高壯，每次在候診區等太久，就會對媽媽發脾氣，甚至出手打媽媽。提到對他的印象，黃文國笑著說：「從沒聽他講過什麼話，總是嗯嗯啊啊的，說了也聽不懂在說什麼，倒是會流口水。鬧了幾次脾氣不進診間，一激動就痙攣，這種時候，後面的牙齒就怎樣都不給看，沒辦法檢查了。」

有一回，黃文國看到阿宏有幾顆蛀得相當嚴重的牙齒，他心想：「會不會就是這幾顆牙齒害他心情不好？」於是跟家屬商量：「洗牙雖然能把牙齒洗乾淨，可是對其他不好的牙齒沒有幫助，尤其阿宏會揮拳頭，不配合治療。你們要不要考慮讓他接受麻醉，我幫他整理好全部的牙齒？」

得到爸媽的首肯後，醫療團隊再次執行六個多小時的手術。

術後第十天是阿宏回來看診的日子。也不知道是不是錯覺，黃文國總覺得那天阿宏的步伐特別穩，連口水都沒流了，坐上診療椅，阿宏舉起手揮了揮，用含糊不清的語言跟醫師說：「我沒有痛了。」

勝過千言萬語的感謝，僅僅五個字，讓黃文國紅了眼眶。原來，自己花時間做的一切不僅減輕了阿宏的痛苦，恢復咀嚼功能，甚至能讓他擁有更好的語言能力，黃文國心裡的激動難以言喻，他更堅定地告訴自己，要用專業幫助這些弱勢病人。

「這樣的結果，是阿伯你們希望的

嗎？」看到阿宏父母微笑點頭，他轉頭握著阿宏的手，笑著說：「希望下次見面，你不要再流口水囉。」

## 堅持做對的事情

**「只要是做對的事情，哪怕被告，我也不會覺得怎麼樣。」**

陳奶奶因為高燒不退被家人帶去家醫科門診，醫師建議看牙醫，一張口，黃文國就看到鬆脫的假牙、生鏽的釘子和腫脹的牙齦，於是告訴家屬拔除假牙的必要性。

緊接著，一群兒女就在診間吵翻了天。有人認為「聽醫生的話，拔！」；有人認為「發燒跟拔牙沒關係，不拔！」高齡八、九十歲的陳奶奶躺在椅子上，沒辦法表達意見。黃文國小聲地對她說：



順利修補了阿宏的牙齒。圖／臺北慈院提供

「拔掉你就不痛了，等一下如果你會痛，舉手讓我知道，好嗎？」陳奶奶對他眨了眨眼睛。

塗上麻藥，稍一用力，釘子就拔了出來。家屬對此相當生氣，直到醫師將完全發黑的釘子遞到一群人眼前，說：「這就是讓媽媽高燒不退的原因，你們還要繼續吵嗎？」診間才瞬間安靜下來。

一個星期後，陳奶奶的發燒不藥而癒。看到這裡不禁想問黃文國：「你不怕未經家屬同意被告嗎？」、「許多病人無法溝通，甚至有攻擊行為，不怕受傷嗎？」

但他很肯定地回答道：「家屬不信任醫師的時候我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可是醫師的立場是要幫病人解決問題，而不是製造問題。只要做對的事情，哪怕家屬要告我，也沒關係，畢竟發燒不是件小事。」

曾經，在幫一名自閉症患者治療時，



阿宏回診檢查牙齒。攝影／廖唯晴

對方咬斷了吸口水的儀器頭，怕被誤吞，黃文國趕忙將手伸進病人口中把儀器頭撿起來，卻被咬住不放，花了好一番功夫，才讓對方鬆口。事後，他的四隻手指受傷了一週，無法動彈。但黃文國沒有責怪對方，他心想：「病人也不願意傷害人，一定是很不舒服才會咬下去吧。」

這股傻傻的執念，讓他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 來不及救的遺憾

**「如果我早一個月幫他治療，是不是就能讓他在牙齒不痛的情況下離開，人生最後的記憶就不會是牙痛？」**

無論自費去海外義診，或是自假參與偏鄉醫療，對黃文國來說都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從二十幾年前第一次前往精神科病院為病人看牙開始，就註定了他這輩子要守護弱勢患者的使命。

然而，行醫過程裡，總有缺憾與不捨……

許先生是在二〇一八年見到黃文國的，他腦袋中有一顆十幾公分大的惡性腫瘤，所有醫師都說無法手術，只能讓生命隨時間而逝。可是惱人的牙痛令他無法忍受，他帶著久未整理的爛牙跑了幾家牙科，大家都建議拔牙，卻沒人敢承擔麻醉風險。最後，他到了臺北慈濟醫院的特殊需求牙科門診。

回憶那段時間，黃文國多了幾分憂傷，他說：「病發前，許先生常常握著我的手說：『黃醫師，我就靠你了！』我也



換上手術衣，黃文國認真幫病人治療牙齒。圖／臺北慈院提供

說我一定會將他治好。」然而，就在麻醉評估當天，黃文國看到的卻是因腫瘤擴散、壓迫腦神經，只能坐在輪椅上頭歪向一邊、流著口水、已經癱瘓的他……

許先生被志工送去急診，後來轉入心蓮病房。原訂手術的時間改成別的患者，但就在那天晚上，黃文國從手術室出來想去探望這個老病人，卻再也見不到了。

同樣遺憾的還有周伯伯，缺了三顆牙齒的他靠著衛生局的補助好不容易做好了牙。臨時假牙裝上去的那天，周伯伯高興萬分，拉著黃文國的手直說：「謝謝黃醫生，我終於有牙齒可以見人，此生再沒有遺憾了。」

「還沒、還沒，這只是臨時假牙，正式的下禮拜才做好，我再幫你裝上去。」笑著揮了揮手，卻不知道，那副正式的假牙，永遠沒有機會為病患裝上。

從不爽約的周伯伯沒有回來戴假牙，醫療團隊聯絡兩天終於找到家屬，這才知道他在約好那一天的清晨，睡夢中辭世。

## 人本醫療的意義

**「我不知道這類病人到底需要什麼，只能用專業幫他們處理壞掉的牙齒，希望他能恢復口腔功能。」**

來不及戴上的假牙、來不及救的牙齒、來不及說的再見，成為心中永遠的遺憾。無法成眠的夜裡，看著假牙，黃文國思索：「他一定很想戴上去，我應該把東西還給他。」他將假牙裝好，寄到周伯伯家中，拜託家屬火化給病人。

「這樣的牙齒還要救嗎？拔掉比較省事吧。」曾有住院醫師這樣問他。黃文國不厭其煩告訴對方同理心的重要，笑著說：「我們要為病人想，不是為自己。如果有一天病人走了，他的靈魂看到自己牙齒被拔光，會有什麼感覺？華人社會最重視的就是風光、完整地離開，從醫久了，不能忘的是人本醫療的意義。」

步步難行步步行，身為相對稀少的特殊需求牙科門診醫師，馬來西亞籍的黃文國用不一樣的方式與病人相處，但卻需要更多有志之士來成就。來臺從醫三十年，驀然回首，未曾改變的初衷在心底早已發酵茁壯，對黃文國而言，「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不一定知道他們背後的故事，但他們卻是心思最單純、我最可愛的病人。」

# 圓願為 身心障礙者服務

口述／黃文國 臺北慈濟醫院牙科部主治醫師

我的原籍是馬來西亞，大概三十年前來到臺灣。因為我的高中老師是嫁到馬來西亞的臺灣人，那時她的小孩要認祖歸宗，老師說：「反正你高中畢業沒事，就陪我小孩回來看看環境好了。」所以在一九九〇年，我來到臺灣。老師又說：「反正你又沒事，就考個聯考好了。」當年因為我是外國人、聯考沒有加分，考了兩次才考上理想的學校——陽明醫學院牙醫系。當年陽明牙醫系有個社團非常有名，就是慈青社，因為學妹林慧文參加慈青社，就因此認識慈濟，覺得這個團體怎麼那麼厲害，怎麼能夠一群人都做同樣的事，對慈濟很有好感。

我家住北投，畢業取得專科醫師資格後，就在淡水的私人牙醫診所上班。有一天經過慈濟關渡園區，那天是星期日中午，沒什麼人，靜思書軒有一位值班師姊，我就進去問她：「我能不能自願參加義診？」她回答會幫我轉達，後來我就被接引去參加我的第一次義診之旅，時間是二〇〇一年，地點是石門（現為新北市石門區）。

那天我很緊張，連絡我的師姊請我



上午七點到，我五點就到了。我就在義診站晃呀晃的，一位不認識的師姊很熱心的對我說：「既然你來了，就幫忙布置場地好了。」場地布置好了，就拿志工背心給我，說：「待會兒長者來了，你引導他們怎麼掛號，然後帶他們去量血壓……」我就想說，這就是我的義診工作嗎？原來不是負責看牙齒。到了快中午，連絡我的師姊發現我還在外面「走動」，就問我怎麼沒去幫病人看牙齒？……後來陸續參加的義診、往診活動，也是負責看牙齒，但也做場布、做管線（志工），也搬過東西、幫人家修屋頂，所有這些義診經驗，都讓我很有感受。

刚好在二〇〇二年時，我在淡水服務

的診所老闆的一個病人，正好是泓安醫院的負責人，這家醫院收治大約五百位精神疾病患者，牙齒都沒有人顧，都亂七八糟，我老闆就跟我說：「我們來幫他們洗牙齒。」我就很高興，以為是我們「兩個人」一起為病人服務，殊不知去到那邊時，他把鑰匙丟給我，跟我說：「以後你就每個禮拜五來幫這裡的人洗牙齒……」這是滿特別的經驗，也讓我感受到這些患者的無助。

因為常利用假日參加北區慈濟人醫會的義診，跟當時的召集人呂芳川師兄和其他志工也逐漸熟悉，也透過一次次活動開始認識慈濟的人文。二〇〇三年有幸到靜思精舍跟證嚴上人討論關山分院（現「關山慈濟醫院」）設立牙科，當時

沒有說要成立，但是三週後精舍師父打電話問我可不可以到玉里分院（現「玉里慈濟醫院」）兼任牙科，我就一口答應，在玉里慈院開牙科門診，從二〇〇五年五月到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後來因為健保跨區要全抽審，加上臺北慈院啟業人手不足，人醫會芳川師兄建議我專心留在臺北，到玉里的行程就停止了。

也是因為臺北慈院二〇〇五年五月啟業之後，缺一位身障牙科醫師，我就有這個機會又跑進來兼任主治醫師，從此展開我跟這些精神疾病患者或其他自閉症患者密切互動的醫病關係。

在剛到臺北慈院服務的那段期間，發生了兩件事情「強碰」在同一天的情況；第一件事情是當年身障牙科的專科



二〇〇九年三月，北區慈濟人醫會和臺北慈濟醫院合作為深坑國小特教班學童提供衛教與診療服務，黃文國醫師（左）教導家長如何幫孩子刷牙。攝影／陳光華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臺北慈濟醫院牙科黃文國醫師（左）參加菲律賓獨魯萬大型義診，為患者診療牙齒。攝影／吳碧珠

醫師學會剛成立，我們可以去報考參加專科醫師資格，第二件事是我同時得到了去美國短期進修的機會，專科考試的口試時間跟我上飛機的時間一樣，是下午三點半，我的口試順位是「十五號」，我詢問有沒有人可以跟我換順位，剛好「一號」的蔡宗賢醫師跟我調換順位，我的口試就過了，而且口試一結束馬上趕去坐飛機到美國拿到我的學分！我一直認為蔡宗賢師兄是我最大的貴人。

從醫以來，一直覺得除了醫「病」，沒有醫到病人的「心」，後來聽到上人說：「醫病要先醫心。」給了我答案。我完成我的心願，成為一位專職的身心障礙者牙醫師。從加入臺北慈院到現在，十五年來，我可以非常放心的去服

務這群弱勢族群，他們是無法在一般診所、醫院看牙的，因為除了身心障礙的問題外，可能還有全身性的疾病要一起考量。

在臺北慈院服務，為小岳進刀房治療那一次，等於破了臺灣牙科在開刀房的紀錄，我開了十個半鐘頭，開到快凌晨，所有開刀房跟麻醉科的同仁都跑來關心我說：「你這個一般牙科是想搞多久？」我說不會超過十二點，因為我後面接著一臺急診刀，讓我非常緊張。

為什麼要為一個腦性麻痺病人花這麼久的時間處理牙齒問題？因為他這一次可能可以進開刀房治療，下一次他不見得能麻醉順利，可能沒有辦法再上一次刀，所以我跟那些同仁說我能開多少就

開多少，反正我就把他開完。前幾天我們請小岳回診，雖然他不太能配合，會唧唧呀呀的叫，我還是請護理師幫他做檢查，然後告訴他要注意什麼地方。我很高興的是，他的牙齒，我們處理到現在沒有半顆是壞的，而且都愈來愈好，他也愈來愈能接受我們跟他溝通的術語。

接觸慈濟這些年來，大大小小的義診都參加過，菲律賓、約旦、金門的義診等等，有許多特別又美好的經驗。記得有一位身心障礙小朋友，他被前一位醫生洗牙洗到一半就跑掉了，我就在旁邊想著「幸虧不是我洗牙」。過了五分鐘，師兄、師姊和老師就把小朋友「抓」回來說：「黃醫師，就交給你了。」我想說如果我沒把他洗好就是我太不專業了，所以我就親自幫他上束縛帶免得他亂動，其實我旁邊至少四、五個人協助

安撫他，甚至要讓他頭部不能亂動，到最後甚至有十幾位，圍著的都不是家屬，是老師和志工，其中一位老師是蹲弓箭步，大概持續了快三十分鐘同一個姿勢，其他人再準備去接替他的固定工作……這些人的默默付出，都讓我非常感動，我也希望這些病人，我們能一直照顧下去。

接觸慈濟二十年來，我發現，如果上人沒有創造慈濟世界、慈濟醫院，那我也幫不了那麼多人。就因為這樣，所以我參加志工培訓，也受證慈誠，所以有這樣的福與慧，感謝趙有誠院長跟麻醉科同仁的大力支持下，我可以繼續照顧治療這些身心障礙病人，繼續幫助更多的人。（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臺北慈院上人溫馨座談分享・聽打整理／林芷儀、黃秋惠）



北區慈濟人醫會定期至金門義診，圖為到金湖鎮松柏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為住民義診、看牙，右為黃文國醫師。攝影／陳諒謙

註：蔡宗賢醫師，是臺灣北區慈濟人醫會的牙醫師，從小罹患小兒麻痺，拄著柺杖，海內外義診總可見到他的身影，玉里慈院缺牙醫，他就每週往返臺北、花蓮六百公里，十年不間斷。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日因病往生，享年五十四歲，臨終遺願捐出大體作為慈濟大學醫學系學生教學使用。

大愛劇場  
《陽光下的足跡》

